



无手英雄谭长桥

邱方若作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- 一、东山农庄傳奇迹，田間道上訪英雄。……………(2)
- 二、放牛娃苦受折磨，駕船工喜逢解放。……………(3)
- 三、譚長桥暗地參軍，周詠芳营房送別。……………(7)
- 四、提保証不犯紀律，助战友克服困难。……………(10)
- 五、飞虎山英雄挖彈，桥头旁勇士負伤。……………(12)
- 六、診重伤長桥住院，慰病員政委談心。……………(15)
- 七、念战友班長帶信，学政治長桥揚名。……………(18)
- 八、决心学无脚將軍，立志做劳动模范。……………(21)
- 九、譚長桥苦学文化，巢雪芝喜遇良师。……………(24)
- 十、写申請要求回家，下决心参加生产。……………(28)
- 十一、刘錫如热心办社，譚長桥帶头投資。……………(33)
- 十二、閑度日岂能心安，要作田哪怕困难。……………(36)
- 十三、进山冲苦学疎田，得助力喜結小友。……………(40)
- 十四、帶头抗旱近百天，全庄增产粮万担。……………(42)
- 十五、少谷打賭挖阶基，長桥掙鋤蕨草皮。……………(45)
- 十六、夫妻恩爱生活好，勤儉持家幸福長。……………(48)
- 十七、輕私利照顧鄰人，重公益劝导岳母。……………(51)
- 十八、李書記亲訪庄員，众青年爭学榜釋。……………(55)

一、东山农庄傳奇迹 田間道上訪英雄

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集体农庄里，庄員們总喜欢向客人介紹这样一樁事情：农庄里有一位失去了兩只手掌、右眼半失明、左耳聾了、全身曾受伤十多处的荣誉軍人，从一九五五年回乡以来，凭着自己的一双胳膊和兩腿，苦操苦练，学会了挑担、車水、踩禾、鋤麦等十多项农活，并且在一九五六年一年当中，出工达一百三十多天，折合为九十一个劳动日。

这个庄員就是当地群众公認的“无手英雄”譚長桥。他曾經用笔擲在手杆子上写道：“我兩只手殘廢了，但是思想沒有殘廢，坚决在农庄干一輩子。”

譚長桥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員。在1957年团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五个月当中，他为了爭取作一个模範的共青团員，又作了五十多个劳动日，完成了全年出工計劃的三分之一。

現在，他的模範事迹越來越廣泛地流傳在群眾中，被群眾公認為是共青團員和榮譽軍人的一面光輝的旗幟。

在陽春三月忙備耕的日子里，我懷着一種敬佩的心情，來到東山集體農莊，訪問無手英雄譚長橋。我到農莊後，農莊里的周同志領着我快步走過了田間小道，周同志便指着一個青年小伙子對我說：“那就是譚長橋，他正在挑土。”一眼看去，只見十多個青壯年正在飛快地走着，肩上的扁擔一閃一閃，沒有雙手的譚長橋，跟大家一樣，挑着一百二、三十斤重一担的陳磚土往田間走去。老周同志說：“挑土，這只是無手英雄在農業生產上的一件事情，他的先進思想和事跡還多着哩！到晚上，你要他自己詳細介紹介紹吧。”

二、放牛娃苦受折磨 駕船工喜逢解放

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燈下，譚長橋正在回憶着十五年前的一些事情。

原来，長桥才滿七岁那年，父亲就死了；九岁时，母亲又被迫改嫁了。他家仅有的兩間茅屋和四亩土地，也被地主們夺去，作为偿还欠債的抵押。开始，他和哥哥住在繼父家里，但繼父家里也很穷，糊不住口，因此，孤苦零仃的譚長桥，被一个同乡人，帶到远离家乡几百里的洞庭湖濱，去帮大地主作放牛工。

一天，在华容县仁和垸大地主曾炳坤的后院里，悽慘的哭叫声不时傳來，地主崽滿伢子正拿着扫帚猛猛地打在譚長桥身上，長桥被打得皮破血流、哭不成声了。这个曾家满少爷才狠狠地望他一眼，大搖大摆地走了。好心的長工謝师傅把他扶起来，搂在怀里，想用好話来安慰他。可是越安慰，長桥越伤心。最后，他从睡房里檢起破爛的衣服，說：“餓死我也不干了！”

那时，他还天真地幻想：只要离开曾炳坤地主家里，随便找个什么地方，总会要好些的。就这样，他在华容县仁和垸里，先后給三个地主当長工。

有一次，他在地主邓石炳家里看牛。邓石炳这家伙也是个吸血鬼，除了要他看牛外，还要和其他長工一样干各种农活。收早稻的时候，要他担谷

子，当时人小力气小，一不小心，潑了一籮谷子在地上。地主看見了，拿起長杠子便乱打。那时工夫很紧，長桥白天在田里割禾，一双脚浸在田里，被禾叶子划爛了，晚上又没有蚊帳，加上挨打受气，不久便得了瘡疾病。一連病了兩個多月，人病得骨瘦如柴，可是狠心的地主不但沒有替他請医生，連不要錢的“苏杆水”都沒有煮給他吃过。長桥再也忍受不住了，病稍微好一点后，便要求退工不干，可是地主說：“还差一个月才滿工”，于是毫不講理地扣了他二石六斗谷工資。

長桥再也不愿在地主家干活了。他想，难道是我的命苦么？他想不清这許多道理。但是，几年来的經歷告訴他：“天下老鴉一般黑，是地主就沒有好心腸。”他下决心离开了华容。

長桥从濱湖走回家来，恰巧有个叫黃長海的船老板要找人帮工。“我終于不当長工了。”当时他想：这个老板不是地主，总会善良些吧！可是，到船上搞了一年多，也还是終日挨打受气。

長桥决心不做那种倚人为生的奴隸，他又离开黃長海的大船，靠这几年来受冻挨餓积蓄起来的一点錢，和另一个伙伴买条破爛划子，开始做运

茅柴的小生意。

1949年的秋天，到处都说：“红军快来了”，空气非常紧张。红军是什么呢？他不知道。只听得几声枪响，国民党的兵就慌忙逃跑了。忽有一天，他被几个解放军兵士喊去驾船运盐。长桥想：这就完了，不知要抓到那里去了。凭他的经验：被当兵的喊去驾船，没有不倒霉的。可是这次怎么也不同，当兵的格外和气，还有个解放军战士主动找他攀谈，对他说：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不打人不骂人的。”开始，他还是有些害怕，不敢多讲话。一边划船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观看解放军的动静。出乎意外，运盐只运了一天半，解放军就要他回来，还送了十三斤米给他，长桥真是又惊又喜，心想：“这硬是些好人！”走不远，又有一个战士把他喊回去，说：“同志，你忘了手巾、草帽没拿哩！”就把手巾、草帽送到他手里。这时，长桥感激得说不出话来。他长起这么大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军队。“我自己丢了东西，他还要我去取回来。”他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解放军这么好，我要是能当上这样的兵，多好啊！”

家乡解放后，长桥也开始过着象人样的生活

了。他把自己历年来的积蓄和卖掉破船的钱，贖回了那四亩田和兩間茅屋。不久，又和屋对門的一个姑娘周詠芳結了婚。他說：“我总算有个家了。”

三、譚長桥暗地參軍 周詠芳營房送別

1950年6月25日，美帝国主义在朝鮮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。眼看，战火越烧越大，很快就要烧到我国的大門口来了。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。全国人民愤怒万分，妻劝夫，父送子，掀起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运动。

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在長桥的家乡展开了。乡里的青年团支部和武装队召集青年們开会，講解抗美援朝的道理，号召青年踊跃參軍。

“你愿意參軍嗎！小伙子？”区武装队隊長問譚長桥。

“他会參軍么？他要守新娘子，前几天才結婚啦！”一些青年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說。

“我，我豈就不去！”譚長桥馬上抗辯。又反轉

头問一个同来的青年：“刘錫如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去，去！我們这些穷人，剛剛搞完土改，翻了身，如今怎能又讓美国鬼子来侵略我們！”

“是呀，飯不是自己爬进口，好日子自己不保就过不長久！”

“譚長桥还这么坚决，我們也去！”全村十六个青年都爭着报了名。

第二天，正落大雨，譚長桥喊刘錫如一起去驗身体。他对刘說：“不要告訴我家里。告訴了她，一定会拖后腿的。”便把箬笠往屋簷下一放，悄悄地冒雨溜走了。

長桥和刘錫如參軍后，兩人虽然不在一个部队，可是都駐扎在湘乡县城。白天要練兵打靶，无法相会，晚上一有空閑，兩人总喜欢在一块儿閑游、談天。

班長李金华，是个北京汉子，当时是全班第一个入团的青年。大家和他混得頂熟。有一天，李班長笑着对大家說：“參軍这么几个月了，想不想家呀？嗯？”大家沒作声，只是低着头微笑。“譚長桥，你怕有思想包袱吧？”班長好象看透了他的心似的。

長桥忙答道：“我沒有，我沒有！”

班長說：“你是個青年，要好好干，當然囉！才結婚有點留戀家庭是很自然的，不是么？我1947年參軍時，也有一段日子想呀！”這一說，弄得大家哄然大笑。

“不要笑，同志們，這是真心話。青年要向前看，要爭取進步，就要擔起保家衛國的擔子。”

幾天後，一個身材矮小的女青年，來到駐地看望譚長橋，這就是譚長橋的愛人周詠芳。

長橋一看見詠芳，便主動地檢討，說：“我參軍的時候，沒有和你商量，是我的錯。現在，我們要去抗美援朝了。”他因怕詠芳拖後腿，還補充了一句：“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！”

其實呢？長橋去參軍，詠芳是沒有什麼意見的，他只有些埋怨事前為什麼不和他商量，現在見長橋這樣說，倒使她不好意思了。

她拿出兩塊錢，對長橋說：“你要錢用嗎？這是我前幾天砍了幾担柴賣得的錢，給你吧！”

臨走時，詠芳還說：“你放心好了，家里事不用操心。”

譚長橋和他們的部隊奉命北上了。火車日日夜夜在飛奔，轟隆轟隆的車輪聲振得耳朵發响。同

志們喊口渴了，可是沒有水喝，剛到一個小站，長橋便跳下車，搬了兩個大西瓜上來，說：“同志們吃吧，吃吧！”

“嘿！今天譚長橋請客了。”

“長橋，你發財啦！還沒發餉，你哪有零錢買瓜？”大家一邊剖西瓜，一邊開玩笑。

譚長橋沒有說什麼。其實，他哪有錢呢！還不是詠芳給的那兩塊錢，這一下就用了五角。

四、提保證不犯紀律 助戰友克服困難

有一天，在練兵之後小休息的時候，士兵們都散開了，譚長橋也坐在草地上休息。他剛把腳一伸，只聽得什麼聲音響一下，翻身一看，連忙站起來報告姓劉的排長：

“報告，我不小心把南瓜藤踩脫了。”

劉排長當時沒說什麼。到晚上，他和長橋并肩同行，談起踩脫南瓜藤的事情來。劉排長說：“我講了，不要違犯群眾紀律，我們當兵的要愛護人民的

一針一綫、一草一木。”

“是，刘排長，这事我知道不对，我去賠老百姓好不好？”

“不用你賠，我已經賠啦！”排長又說：“不久就要到朝鮮了，在外国要更加注意遵守紀律！”

过了兩三天，班里酝酿提保証。保証怎么个提法呢？譚長桥左思右想，最后才提出三項保証：一、行軍不掉队；二、互相帮助；三、坚决不違犯群众紀律。班長問：“你是不是做得到！”

譚長桥回答道：“我一定做到！”

“你能不能背起七、八十斤重的被包呢？”

“从小做長工，七、八十斤还怕背不起！”

“天气热，太阳晒，你怕不怕苦？”

“总只有六月天車水踈田那样热吧，怕什么！”

班長还盤問了一些什么。最后他微笑地点点头說：“好！小伙子有勇气，出国以后要好好干！”

部队在鴨綠江边下火車以后，为了避免敌机轟炸，便趁黑夜行軍。譚長桥个子高，力气大，一个人背了一个被包，一把大洋角鋤，四个手榴彈，八十发子彈，一支步槍和十几斤粮食，足足有八、九十斤重，还一股子勁地走在前头。脚上走起了血泡

也不肯休息。有个小同志走累了，一挺机枪背不动，譚長桥便把自己的步枪和他换着背，減輕那个同志的負担。班里的剩飯，譚長桥也全搜起帶上，到休息的时候，就掏出来分給大家充飢。譚長桥在入朝以后，再也沒有違犯过群众紀律。还主动給朝鮮老百姓做事，获得了部队和朝鮮人民的贊揚。

五、飞虎山英雄挖彈 桥头旁勇士負伤

初到戰場上的新兵，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許多惊心动魄的場面。譚長桥受过几个月的工兵訓練后，便被分配在朝鮮有名的飞虎山，和战友們一道維護着通往中綫戰場的鐵路和公路。当时，这条鐵路和公路是我軍的运输命脈，每到傍晚，总有一、二百輛汽車和数十列火車，从这里开上前綫。

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撓我軍的物資供应，穷凶极惡地破坏这条公路和鐵路。一到天明，几十架敌机就在这里輪番轟炸。定时炸彈、机关炮彈象雨点般地落在路上和兩旁的田野里。

譚長橋所在的工兵部隊，每时每刻都在和敵人開展激烈的鬥爭：我軍強大的高射炮火，經常打得敵機狼狽逃竄。只要敵機剛一回头，隱蔽着的工兵們便全部出動了，幾十分鐘之內便能搬掉公路和鐵路上的定時炸彈，一兩個晝夜就可修好被炸毀的橋梁。到了晚上，長龍似的汽車又可揚塵而過了。

搬定時炸彈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，要有勇氣，也要有技術。工兵們知道，定時炸彈有很多種類，有的是半個鐘頭內就炸的，也有半天才炸的，甚至有一天、五天才炸的。但是，這些定時炸彈殼面上並沒有寫字，誰也不知道它在什麼時候會爆炸。一旦遇到它爆炸了，肯定時炸彈的那個工兵就會粉身碎骨。譚長橋和工兵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，而是如何更快地搬掉它，把它扔到江里去，讓滿載彈藥糧食的車輛安全開往前線。

譚長橋在飛虎山上背了一年多定時炸彈。在戰鬥中，他鍛煉得越來越堅強了。他說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定時炸彈更不怕。”他所在的那個工兵連，每個戰士也都象他一樣，經常能提前完成任務，受到上級的表揚。1953年2月13日，譚長橋並光榮地

加入了青年团。

“青年团员们，敌人刚才在桥头丢下了六个定时炸弹，陷得很深，上级命令我们要在一个半钟头以内全部清除掉，马上就有大批汽车通过！”排长的话刚说完，六个团员就拿起了铁镐、锄头，坐着摩托车，很快地到了离部队四十多里路的桥头。

朝鲜的十月，已经是遍地白雪了，但是工兵们挖得满身大汗，脱掉一层外衣又脱一层里衣。谭长桥的脸上，也冒出了豆粒般的水珠。

“时间快到了！”排长看看表，只差几分钟，而这最后一个定时炸弹还只露出一点头壳，工兵们挖的更紧张了。

远处，装运粮食弹药的马车队伍来了，汽车和火车也快要来了，这些车辆就要在这里通过，而这个埋在公路正中的定时炸弹，还只现出一小半截。

“怎么样？”排长走到长桥的身边，问了一句。谭长桥的單衣服全湿透了，手脚也似乎使不上劲。

“你去休息几分钟，我来替你挖！”排长接过镐头，谭长桥伸直着腰，走在排长身后边不远的一棵大树旁坐下，刚要掏出手帕揩汗，只听得轟隆一声，两眼发黑，天昏地暗，当时他受了重伤昏迷过

去，什么事也不知道了！

六、診重傷長橋住院 慰病員政委談心

長橋負傷三個多月後，才如夢初醒，只知道手
上身上數處劇烈發痛，難以忍受，兩眼也睜不開。
他用嘴巴去觸觸雙手時，呀！沒有手掌了，只剩下
兩只動彈為難的手杵子，右眼和左肋也被綳帶重
重包扎着。據醫生說：在負傷以後的兩三個月當
中，譚長橋曾經假死過十多次。志願軍擔架人員抬
着他，在星光月亮的夜里，在震耳欲聾的炮火聲
中，輾轉千里，運回了祖國。此刻，他已經躺在石家
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里了。

譚長橋知道自己身負重傷以後，不禁放聲痛
哭起來，許許多多想法在他的腦子中出現了：我這
口氣完了，再也不能和戰友們在一起戰鬥了；我殘
廢成這個樣子，詠芳還會愛我嗎？這樣一連串的想法，
使他的心里更加煩悶和苦惱。

在最初的幾個月里，他的耳朵因被震聾了，人

們劝告他、安慰他的話，他一点也听不到，眼睛也看不見。他这个病人的心灵，就好象和外界絕了緣。

那时，他的神經也是錯乱的，因为手上身上的伤口时常发出絞心一样的陣痛。这种难以形容的激痛，常常使他昏迷过去。

医院里的护士們，日夜精心地照料这位重伤員，其中特別是女护士沈爱仁，用茶匙給譚長桥灌稀湯，替他換糞便，打針上藥，时刻不停。这样过去了好几个月，譚長桥的腦子才清醒一些，有一只耳朵也完全好了，开始能听得到护士們的劝导和安慰的話。

医院里的政治委員，慣常穿着一件呢子軍大衣，高大而又單瘦的个子，說話帶河北口音。他很忙，但一星期总要到病房去看几次伤員，伤員們最喜欢他，亲近他。

“譚長桥，你病好些嗎？”每逢政委走到病房来的时候，总要先問問譚長桥，并且亲自解开他手上的包伤布，看看伤口，在起初那个把多月当中，譚長桥虽然沒睜开眼見過政委，但已熟悉了他那口河北話。